

卷第十九 神仙十九

馬周 李林甫 郭子儀 韓滉

馬周

馬周者，華山素靈宮仙官也。唐氏將受命，太上敕之下佐於國。而沉緬於酒，汨沒風塵間二十年，棲旅困餒，所向拘礙，幾為嗑僕。聞袁天綱自蜀入秦，善於相術，因詣之，以決休咎。天綱目之良久曰：「五神奔散，屍居旦夕耳，何相之有邪！」周大驚，問以禳制之術。天綱曰：「可自此東直而行，當有老叟騎牛者。不得迫而與語，但隨其行，此災可除矣。」周如言而行，未出都門，果有老叟，騎牛出城，默隨其後。繚繞村徑，登一大山。周隨至山頂，叟顧見之，下牛，坐於樹下，與語曰：「太上命汝輔佐聖孫，創業拯世，何為昏沉於酒，自掇困餓。五神已散，正氣凋淪，且夕將死，而不修省邪？」周亦懵然未曉。叟曰：「汝本素靈宮仙官，今太華仙王，使人召汝。」即引入宮闕，經歷宮門數重，至大殿之前，羽衛森肅，若帝王所居。趨至簾前，有宣言責之者，以其受命不恭，墮廢所委，使還其舊署，自責省愆。叟與所使數人，送於東廡之外別院中。室宇宏麗，視其門，則姓名存焉。啟鑰而入，炉火鼎器，床榻茵席，宛如近所棲止，沉吟思之。未能了悟。忽有五人，服五方之衣，長大奇偉，立於前曰：「我皆先生五臟之神也。先生酣酒流蕩，濁辱於身，我等久歸此矣。但閉目，將復於神室也。」周瞑目頃之，忽覺心智明悟，並憶前事，二十餘年，若旬日之間耳。復扃鑰所居，出仙王之庭，稽首謝過，再稟其命。來詣長安，明日復謁天綱。天綱驚曰：「子何所遇邪？」已有廖矣。六十日當一日九遷，百日位至丞相，勉自愛也？」如是，貞觀中，敕文武官各貢理國之策，周之所貢，意出人表，是日拜拾遺、監察御使、裡行。自此累居大任，入相中書令數年。一旦群仙降其室曰：「佐國功成，可以退矣，太乙徵命，無復留也。」翌日無疾而終。諡曰忠公。其所著功業，匡贊國政，揚歷品秩，國史有傳，此不備書。（出《神仙拾遺》）

李林甫

唐右丞相李林甫，年二十，尚未讀書。在東都，好遊獵打球，馳逐鷹狗，每於城下槐壇下，騎驢擊，略無休日。既德舍驢，以兩手返據地歌。一日，有道士甚醜陋，見李公踞地，徐言曰：「此有何樂，郎君如此愛也？」李怒顧曰：「闕足下何事？」道士去，明日又復言之。李公幼聰悟，意其異人，乃攝衣起謝。道士曰：「郎君雖善此，然忽有顛墜之苦，則悔不可及。」李公請自此修謹，不復為也。道士笑曰：「與郎君後三日五更，會於此。」曰：「諾。」及往，道士已先至，曰：「為約何後？」李乃謝之。曰：「更三日復來。」李公夜半往，良久道士至。甚喜，談笑極洽，且曰：「某行世間五百年，見郎君一人，已列仙籍，合白日昇天。如不欲，則二十年宰相，重權在己。郎君且歸，熟思之，後三日五更，復會於此。」李會回計之曰：「我是宗室，少豪俠，二十年宰相，重權在己，安可以白日昇天易之乎？」計已決矣，及期往白。道士嗟歎咄叱，如不自持，曰：「五百始見一人，可惜可惜。」李公悔，欲復之。道士曰：「不可也，神明知矣。」與之敘別曰：「二十年宰相，生殺權在己，威振天下。然慎勿行陰賊，當為陰德，廣救拔人，無枉殺人。如此則三百年後，白日上升矣。官祿已至，可使入京。」李公匍匐泣拜，道士握手與別。時李公堂叔為庫部郎中，在京，遂詣。叔父以其縱蕩，不甚記錄之，頗驚曰：「汝何得至此？」曰：「某知向前之過，今故候覲，請改節讀書，願受鞭撻。」庫部甚異之，亦未令就學，每有賓客，遣監杯盤之飾。無不修潔。或謂曰，汝為吾著某事，雖雪深沒踝，亦不去也。庫部益親憐之，言於班行，知者甚眾。自後以蔭敘，累官至贊善大夫，不十年，遂為相矣。權巧深密，能伺上旨，恩顧隆洽，獨當衡軸，人情所畏，非臣下矣。數年後，自固益切，大起大獄，誅殺異己，冤死相繼，都忘道士槐壇之言戒也。時李公之門，將有趨謁者，必望之而步，不敢乘馬。忽一日方午，有人扣門，吏驚候之，見一道士甚枯瘦，曰：「願報相公。」聞者呵而逐之外，吏又鞭縛送於府，道士微笑而去。明日日中復至，門者乘間而白。李公曰：「吾不記識，汝試為通。」及道士入，李公見之，醒然而悟，乃槐壇所睹也。慚悸之極，若無所措。卻思二十年之事，今已至矣，所承教戒，曾不暫行。中心如疾，乃拜。道士迎笑曰：「相公安否？當時之請，並不見從，遣相公行陰德，今枉殺人，上天甚明，譴謫可畏，如何？」李公但磕額而已。道士留宿，李公盡除僕使，處於中堂，各居一榻。道士唯少食茶果，餘無所進。至夜深，李公曰：「昔奉教言，尚有昇天之挈，今復遂否？」道士曰：「緣相公所行，不合其道，有所竄責，又三百年。更六百年，乃如約矣。」李公曰：「某人間之數將滿，既有罪譴，後當如何？」道士曰：「莫要知否？亦可一行。」李公降榻拜謝。曰：「相公安神靜慮，萬想俱遣，兀如枯株，即可俱也。」良久，李公曰：「某都無念慮矣。」乃下招曰：「可同往。」李公不覺，便隨道士去。大門及春明門到輒自開，李公援道士衣而過。漸行十數里，李公素貴，尤不善行，困苦頗甚。道士亦自知之，曰：「莫思歇否？」乃相與坐於路隅。逡巡，以數節竹授李公曰：「可乘此，至地方止，慎不得開眼。」李公遂跨之，騰空而上，覺身泛大海，但聞風水之聲。食頃止，見大郭邑。介士數百，羅列城門，道士至，皆迎拜，兼拜李公。約一里，到一府署。又入門，復有甲士，升階至大殿。帳榻華侈，李公困，欲就帳臥。道士驚，牽起曰：「未可，恐不可回耳，此是相公身後之所處也。」曰：「審如是，某亦不恨。」道士笑曰：「茲介癩鱗（鱗原作癩，據明抄本改）之屬，其間苦事亦不少。」遂卻與李公出大門，復以竹杖授之，一如來時之狀。入其宅，登堂，見身暎坐於床上。道士乃呼曰：「相公相公。」李公遂覺。涕泗交流，稽首陳謝。明日別去，李公厚以金帛贈之，俱無所受，但揮手而已，曰：「勉旃，六百年後，方復見相公。」遂出門而逝，不知所在。先是安祿山常養道士，每語之曰：「我對天子，亦不恐懼，唯見李相公，若無地自容，何也？」術士曰：「公有陰兵五百，皆有銅頭鐵額，常在左右，何以如此？某安得見之。」祿山乃奏請宰相宴於己宅，密遣術士於簾內窺伺。退曰：「奇也，某初見李相公，有一青衣童子，捧香炉而入，僕射侍衛，銅頭鐵額之類，皆穿屋逾牆，奔逆而走。某亦不知其故也。當是仙官暫謫在人間耳。」（出《逸史》）

郭子儀

郭子儀，華州人也。初從軍沙塞間，因人京催軍食，回至銀州十數里，日暮，忽風砂陡暗，行李不得，遂入道旁空屋中，籍地將宿。既夜，忽見左右皆有赤光，仰視空中，見軒輜車繡屋中，有一美女，坐床垂足，自天而下，俯視。子儀拜祝云：「今七月七日，必是織女降臨，願賜長壽富貴。」女笑曰：「大富貴，亦壽考。」言訖，冉冉昇天，猶正視子儀。子儀後立功貴盛，威望烜赫。大歷初，鎮河中，疾甚，三軍憂懼。子儀請御醫及幕賓王延昌、孫宿、趙惠伯、嚴郢等曰：「吾此疾由來已久，願求醫治。」

遇之事，眾稱賀忻悅。其後拜太尉尚書令尚父，年九十而薨。（出《神仙感遇傳》）

韓滉

唐宰相韓滉，廉問浙西，頗強悍自負，常有不軌之志。一旦有商客李順，泊船於京口堰下，夜深碇斷，漂船不知所止。及明，泊一山下。風波稍定，上岸尋求。微有鳥徑，行五六里，見一人烏巾。岸幘古服，與常有異。相引登山，詣一宮闕，台閣華麗，迥非人間。入門數重，庭除甚廣。望殿遙拜，有人自簾中出，語之曰：「欲寓金陵韓公一書，無訝相勞也。」則出書一函，拜而受之。贊者引出門，送至舟所。因問贊者曰：「此為何處也？恐韓公詰問，又是何人致書？」答曰：「此東海廣桑山也，是魯國宣父仲尼，得道為真官，理於此山。韓公即仲由也，性強自恃。夫子恐其掇刑網，致書以諭之。」言訖別去。李順卻還舟中，有一使者戒舟中人曰：「安坐，勿驚懼，不得顧船外，逡巡則達舊所，不知所行幾千萬里也。既而詣衙，投所得之書。韓公發函視之，古文九字，皆科鬥之書，了不可識。詰問其由，深以為異，拘繫李順，以為妖妄，欲加嚴刑。復博訪能篆籀之人數輩，皆不能辨。有一客疣眉古服，自詣賓位，言善識古文。韓公見，以書示之。客捧書於頂，再拜賀曰：此孔宣父之書，乃夏禹科鬥文也，文曰：『告韓滉，謹臣節，勿妄動。』」公異禮加敬，客出門，不知所止。韓慘然默坐，良久了然，自憶廣桑之事，以為非遠。厚禮遣謝李順。自是恭黜謙謹，克保終始焉。（出《神仙感遇傳》）

[返回 >> 太平廣記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